

• 流光碎影

• 家有儿女

• 文学 ABC

## 景因人更美丽

假日,我们到新安龙潭大峡谷游玩。

在一处瀑布前百米远的地方,一座小桥俏立,几株杨柳飘逸,清泉在石上活泼地流淌,引来小朋友们嬉戏。

我们母子旅游团在这里休憩。孩子们拿着水枪在水边玩耍,美丽的景色引得我举起相机给同事照相,一张“手接瀑水”,一张“陶醉”,再来一张……我刚举起相机,突然听到一声惊叫,随后见一个蓝色身影顺流而下。

“拦住孩子,快拦住孩子……”我边跑边喊,水流太快,我看到下游有个中年男子在照相,便连声向他求救。那个男子应声向后转身,一脚踏入流水,正好挡住冲到他跟前的孩子,敏捷地救起了孩子。

此时,我朋友已经赶到出事地点,急忙从那男子手中接过浑身湿漉漉的儿子。我们连声向中年男子致谢,那名男子说:“没关系,没关系。”说话间,他弯腰倒出鞋中的水,拉着他的儿子离开了。

朋友在为儿子擦拭脸上的水,给儿子换衣服。我坐在石凳上看着那名男子救起孩子的地点,再有一米多远就是个小悬崖,崖下是深水潭,想来就令人后怕。

我们谈着男子救急的事儿,我朋友说:“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,我怎么办啊!多亏那个人,哎,他叫啥名字?”朋友这时缓过神来,起身用目光搜寻,人早已远去,她叹息。

看着瀑布、小桥、流水,看着朋友母子平安,这里似乎更美丽了!我举起相机将朋友母子以及那个历险地点收入镜头,只可惜孩子的恩人已远去,但我相信美丽的瞬间一定会常驻我们心田!

(西工区 王润霞)

## 真的没说



绘图 吴芳

假期没事干,我总爱与几个姐妹在家打麻将。儿子和其他小朋友在旁边玩耍,玩累了就坐在旁边乖乖地看我打麻将。

时间长了,我在街上碰见熟人时,只要对方问我假期在家干啥,儿子都会抢着答道:“还能干啥,天天打麻将呗!”次数多了,我也觉得不好意思。

后来,我就郑重地告诉儿子:“以后,妈妈见了熟人,人家再问我干啥,你可不能再说我天天打麻将啊!”儿子眨着眼睛说:“那我怎么说?”我说:“你干脆啥也不说!”儿子点了点头。

有一天,我打完麻将和儿子到街上溜达,碰见了我们单位的王主任。王主

任笑呵呵地问我:“小冯啊,假期在家干啥呢?”我一本正经地说:“看看书,学习业务呗!”王主任笑呵呵地说:“好好,年轻人得有上进心,不能因为放假荒废了业务啊!”我连忙点头。

王主任正要离开,儿子却突然指着街边说:“妈妈,你看,‘红中’!可是,那个红中咋和你打麻将中的‘红中’不一样啊?”我一看,儿子指的竟然是中国银行的标志!

我扭过头,发现王主任脸色一沉,走了。我顿时又尴尬又气恼,对儿子说:“我不是说过不让你说我打麻将的事嘛!”儿子一愣,一脸委屈地说:“是啊,这次我可真的没说啊!”

(嵩县一中 冯海鹏)

## 故乡灯火最暖人

记得小时候,我和一家四口人住在这个城市最高的居民楼里。我们站在五楼,就能看到大半个洛阳城。每当夜幕低垂,城市被神秘的深蓝色覆盖,每家每户的灯火逐渐点亮,路灯温暖的橘黄色灯光打通整个城市的脉络时,我总是喜欢站在阳台上看城市的灯火。

我经常在华灯初上时坐在公交车的角落里,透过车窗看整个城市的灯火。此时,车厢里回响着某电台DJ柔软的声音,与每一个在回家路上的乘客隔空对话。我经过每个熟悉的路口,仰望始终陪伴高楼大厦的霓虹灯,它们是这座城市的配饰,让老城有了新鲜美好的面孔。它点亮或者熄灭,城市就在这里,人们也会因为一排漂亮的霓虹灯而记住一座本不起眼的建筑。

路灯延伸,亦不见路的尽头,是灯火带每个人回家。马路上的灯光透过车窗映进乘客的眼中,人们的瞳孔变成了橘色,带着马上要见到家人或友人的喜悦,然后笑了。

人们更想看的是家里的灯,那盏等待的灯。每家每户点亮的灯火牵动每个人的心。小时候的习惯在自己长大后终于不能再任性继续,大学毕业,我到了另一个城市,远离了家乡的灯火,觉得异乡的灯火竟是那么不同。这个大城市的灯光更高更大,霓虹更特别更鲜亮,商品房里透出的灯光更复杂更豪华,可我还是想家,想念洛阳的灯火。

其实城市的灯火与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,只是时间让我明白,城市与城市不同的并不是灯火,只是故乡的灯火中多了等候我们的亲人,因此显得更加温暖。

(瀍河回族区 刘雅琛)

## 用心良苦

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教我们语文课的申老师是我的邻居。他20多岁,高个子,体型瘦瘦的,见人未言先满脸带笑,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。他的父母都已下世,偌大一个院子荒草凄凄,看上去有点儿可怕。三间上房,门口却开在山墙上,即使白天,屋里也非常黑暗,加上他母亲早些年吊死在这个屋内,他需要找个伴儿。他对我母亲说,让我住在他家。

每天晚上,我做完作业,他都会认真审阅、批改,指出我的差错。然后,他教我一些唐诗,譬如:“劝君莫惜金缕衣,劝君惜取少年时,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他告诉我,少年时要好好学习,长大后才会有用于社会。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著名诗人。在潜移默化中,我对唐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不懂的诗句,他会给我慢慢解释,我爱上了唐诗,也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。

转眼间,我上初中了,他在恢复高考的那一年考上了外地一所大学,到

那里读书去了。

那时候,村子里有文化的人比较少,每到腊月二十三,众人都拿着红纸、墨水,请他写春联,有时忙到大年三十,他也乐此不疲。有一次,我请他给我家写春联,他断然拒绝,让我自己写。我说:“我连毛笔都不会用,你不是为难我吗?申老师,帮帮忙吧!”可他仍不答应。

他的反常令我十分尴尬,心里也很纠结,不就是写几个字吗?我悻悻而回,对他很不满意。于是,我展纸挥毫,歪歪扭扭地把春联写完了。奇怪的是,从那以后,别人让他写春联,他都让别人去找我。一来二去,村里有婚丧嫁娶、写写记记的差事,总少不了我。直到前年,我才悟出他对我的“反常”有他的道理:让我独立,让我锻炼。他这对我用心良苦,我却毫无道理怪他。

这件事过去20余年了,但每当提笔写字的时候,我总会想起申老师,从心底思念着我的恩师——申建华。

(嵩县 魏铁庄)

## 花报春恩

高中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,我们邀请到了在家赋闲的班主任姚老师。我们几个发起者事先商议送姚老师一幅画,一为纪念,二表心意。

我的邻居是个画家,他说,你们都是洛阳学子,就画一幅牡丹吧,你定个主题。

为画定主题,一时难住了我。我上高中时,正是“文革”后期,虽然已经“复课闹革命”,老师仍心有余悸,不敢深管。今天批这个,明天评那个,“运动”余震不断。我们少不更事,常常和老师对着干,尤其是和爱管“闲事”的班主任姚老师较上了劲儿。

一天中午,二十几个同学聚在校外,讨论谁是学校的投降派“宋江”,大家一致认为是姚老师,他只抓学习不闹革命。我们正商议着谁去领笔墨、谁去领彩

纸,欲对之大批特批时,姚老师满头大汗地找到了我们,铁青着脸说:“现在几点了?”那严厉的语气,使这五个字变成了落地有声的五个钢珠,弹跳着向我们逼过来。同学们一个个气短心虚,撒开腿跑回教室,气没喘匀下课铃声就响了。现在想想那个“只要社会主义的草,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的年代,我们受益终生的那一点点知识,却是得益于姚老师的“顶风威逼”。师恩重如山,该如何表达呢?

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我灵感一闪,有了牡丹画的主题:“花报春恩”。

聚会结束时,满头华发的姚老师看着牡丹画上那一朵朵鲜艳的花朵,兴奋地说:“你们毕业30年了,如今我看到了你们一张张幸福的笑脸,这就是我当年的心愿。”(西工区 陈建康)

同题作文

本期话题:悠悠恩师情